

对话观音山

王剑冰



茫，风烟俱静。

怎么这里正好一山绿意葱茏，葱茏中一座观音像？人看到了晚上，她在山顶，近可观樟木头全景，远能眺东莞、深圳的繁华。在这经济发达之地，人们多在奔波，心事繁重，腿脚少闲，有一座观音山让这些嘈杂烦乱纷纷退去，只剩下清静、祥和、安宁，岂不是天地造化？

二

拜别观音像，人们拐入一条山道，说是要体验绿色袭人的感觉。我不想跑了，年轻人中一个女孩就留下来，我们乘观光车慢慢下山。女孩说，老师，你应该去走一走，那可是一段原始次生林，苍翠连绵，独具特色，说不准，还能碰上什么珍禽异兽呢。

那神情，好像不走就错过一段人生佳缘。我流露出悔意，她又善解人



四季秦岭

王佳

地理意义上，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一道分界线；文化语境中，秦岭是中国人精神的伏藏，千百年的无尽烽烟、皇朝气数和太子书卷，藏在峡谷的某一个角落。

秦岭的春天比长安城要稍晚一些，等少陵塬的桃花和白鹿塬的樱花渐次归隐，4月中旬，山里才逐渐热闹起来。

太平峪的西寺沟，是赏花的好去处。从西寺村进去大约半小时，便到了山谷深处，沟中树木格外卖力，仰头向上索取阳光。不知道是哪一声鸟鸣，啼破最后一层薄冰，唤醒溪水与紫荆树，树伸了伸腰，一夜之间，红色的紫荆花朵占满了枝头。

早春的天空蓝如新瓷，流云淡淡，阳光透过擎在枝头的嫩芽和红花，照彻了整个山谷，树影倒映在清澈的溪水，溪水升起氤氲的雾气，顿时烟霞弥漫，随便找一方藏在浅草中的石头坐下，就像是坐在一首咏春的诗中。

夏天的西寺沟绿荫蔽日，清溪奔涌，是许多人的避暑之选，但每到8月，当关中原热到了极致，我更愿意避开人群，到海拔更高的山上去，比如草鞋岭。

自洛源镇进山，几番涉水过桥，脚下便是一大片石海。站在石海底部向上望，但见千万块点缀着青苔的花岗岩，层层叠叠，从山巅倾泻而下，每块石头都如牛似虎，以奔跑的姿态俯冲。

翻过石海，低头穿越遮天蔽日的箭竹林，还需要循着灌木间的小道继续攀爬，终于，在某个时刻到达垭口。垭口者，山梁间较低的凹陷。此处地势平坦，登山者可以在此歇脚喝水，此时距离山顶还有些距离，空气明显凉爽起来。

一条小径嵌在边缘柔和的巨大草甸，通向葱茏碧绿的梁顶。和石海的粗犷不同，此刻，你走在一条铺向天



意地笑了：留一个想头儿吧，下次再来，还可去原始的松涛湾，去看仙泉飞瀑，走一走天梯栈道，再体验一下高空滑索！这回我笑了：好，那就留待下次了。

车子停在一个转弯处，这里上山下山都很陡。旁边有休息的石桌凳，路边小店在卖茯苓饼。这小吃带点甜味，入口清爽清凉。

和女孩闲聊，得知她叫梅菊，江西景德镇人。瓷都，好地方。听我这么说，梅菊高兴起来。她对我说，在这里工作久了，真感觉这座山像是天赐。这里一千多年前就是佛教圣地，后梁时期山顶就有观音禅寺。梅菊的话中带着些许自豪。

我说江西的山也好啊，庐山，还有三清山、井冈山、武功山。梅菊更高兴了：老师这么了解我的家乡，可惜我都没去过。我上的最大的山就是观音山，哎，你们看那云！

几块厚实的云，像飞毯，正飘在观音像的上方。一只鸟儿从山顶飞下，转弯又翘上去，如一片旋着的纸，把蓝天擦亮。烟岚从山腰袅袅攀升，一群老人在山道上陆续出现。我问：平常上山的人多吗？

梅菊向那群人一指，说：我们这里是天然氧吧，城市里待久了，好多人都要来山上走走，换空气，换心情。你看，今天不是周末，来的人还是不少。一阵欢声笑语传来，几个年轻人互相追着，从山道上跑来，他们中有男有女，年轻和快乐随意张扬。

三

梅菊的眼睛看向远方，那是一条山隙，里面泉水淙淙，一道瀑布在更远处垂下来。

的那一颗，储备过冬的能量。

再往后，天气渐寒，草尖上的夜露化作白霜，住在山中的养蜂人在晚间生起了火盆。我们坐在土坯房的屋檐下，看着黄昏的山岚在树林里渐渐变浓，鸟鸣细碎，虫唱依稀。

看着树梢近乎透明的月亮，想起摩诘居士在辋川留下的诗篇，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。那一刻忽然理解了，为何自古以来那么多人选择在秦岭隐居。

秦岭四季的风光是完全不同的，浑似四个世界，当你行走其间，去观察色彩斑斓的洋辣子、指头大小的野蜂、对面山崖的羚羊……就能体会到那亘古未变的生命张力。

从第一次坐着绿皮火车穿过秦岭走出成都平原，我来到长安城也有近18年了。现在终于明白，正因这“去天三百尺”的大山对南下冷风的阻隔，才孕育了物产丰沛的天府之国。

古老的秦岭，也该惊诧于这些年的巨变，贯通终南的隧道和高速，迁居脱贫的山民，引汉入渭，恢复生态……

内敛沉默的秦岭，已经渗透进了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，化作楼观台的淡淡轻烟，辋川竹林的一轮明月，麦田忙罢的喧嚣秦腔，山间残存的细长栈道，鸡摩罗什的笔和玄奘法师的塔。

秦岭究竟是什么？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，但我相信，唯有真正坐在山间的某棵树下，才是真正“见山”。

下图：秦岭风光如画。

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



停了一会儿，梅菊说，她来观音山其实是为了走出情感上的困境，从禅修到留在这里，她慢慢喜欢上了观音山，也从孤独、痛苦和迷茫中慢慢走出。这里没有落叶，天天满山葱翠，时时充满生机，情绪也就不会因季节而多变，正好适合养心。“我在这里，每天被这样的情景感染着，就有了心劲儿，沉闷的心情少了，工作的热情也高了。慢慢地，看见山上的人觉得亲切，想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搀搀他们呀，给他们讲解呀，帮他们打伞呀。这里还有爱情派对，每年都会有一百人成功牵手。老师你不知道，结果公布出来多让人激动！”

说话间，人们已经来了，大家再次乘车上山。上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山路上的陡峻，下去时山风呼啸，观光车兜出一个个大回环。车上的人们闹着叫着，心腾在半空。到了平坦处，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。常回家吗？父母知道这些吗？他们来找过你吗？

梅菊说，可想我爸妈了，现在才懂得他们养我多不容易，你知道，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，越过节越回不去。其实从这里到我家并不远，也就十几个小时。

下了观光车，又去看古木展，一棵棵大树的标本还在与时间较劲，最古老的来自汉代，不由得让人惊叹。

走出来，梅菊还在说着：我爸妈总想来看我，还想来看看观音山到底有多好。我就想了，他们来了说不定一喜欢就留下不走了。这回她忘情地笑起来，笑里有一种孩子气。

我们的车子开了。年轻人摆着手。梅菊说，希望你们再来！
上图：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。
左图：公园内的感恩湖。
均为资料图片

广西崇左太平古城 张灯结彩迎客来

崇左市太平古城，有着目前广西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府制石城（始建于600多年前），是当地结合壮族历史文化、广西传统民居等特点，耗时4年重建的文旅项目。因为广西崇左太平古城文化旅游综合体，张灯结彩，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
李军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橘柚香满新开寺

赵红

“去年橘柚市场行情不好，但我的4万斤果子还是卖出去了，纯收入2万元左右，多亏修好了这条路，大货车可以直接开进我的橘园装发货。”走进湖南澧县金罗镇新开寺贫困户孙平武的橘柚园，一棵棵扭扭尔尔脐橙树长势喜人，正在给果树剪枝的孙平武指着果园旁3米宽的水泥路高兴地说：“如今村里把这条路修好了，我再也不愁果子卖不出去了。”

但在2019年底以前，孙平武的橘柚销售之路可不是这么顺畅。“一到丰收时节，若遇阴雨天气，我就很犯难，果子采摘在这里却卖不出去，外面的大货车司机一看到这条泥巴路就打退堂鼓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己通过三轮摩托车把果子分运出去，但这大大增加了人力成本。”孙平武说，如今，村里投资将这3公里的路基修整、路面硬化，修整后接通公路，沿线30户贫困户产业园的果子可以直接装上大货车，销售成本大大降低。

新开寺村曾是金罗镇条件最差的村，地理位置偏远。由原石龟山村、伍家铺村合并而成，共有986户，总人口3918人。

孙平武感受到的转变，始于2019年初万红任村支书。万红上任后，抓党建，带队伍，树正气。他对全村老党员逐一上门走访摸情况，做思想工作，寻找愿意扎根农村的年轻后备人才。

此次村级换届中当选村主任的罗才辉就是其中之一。2019年6月，28岁的罗才辉调任深圳已经开了6年的餐饮业，在万红的鼓励和邀请下，回村担任村支书助理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临危受命，担起村里重担，边学边干、边干边闯，大力发展产业，改善基础设施，与干部、群众一起趟出了一条致富路。这两年村里修建了村级文化广场，柑橘种植面积达到1700多亩，昔日全县的后进村变成了基层党建红旗村。

“今年，村支两委集体研究，

决定建成1000亩“中早39”水稻示范区、2000亩橘柚产业园，清淤沟渠6.8公里，硬化道路12公里。”在秧苗培育基地里，罗才辉指着全镇千亩水稻示范田牌子高兴地说。

“以前沟渠不通，大河里的水流不到我田里来。今年村里将这条沟渠清淤扩宽，农田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，水稻产量也跟了上来。”种植大户侯培红说，他去年流转土地550余亩，全部用来种植水稻，每亩产量比以往提高100斤左右，收入达到80多万元。

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，新开寺村不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，环境也更美了。走进荣誉村长蒋模云的家中，房前屋后干干净净，后山的橘园葱葱郁郁，绿意盎然。此时，他正在自家院子里拔除杂草、清理杂物，打扫卫生。“这两年日子越来越好了，村上修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，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，入村的主干道上还有路灯，晚上出行也不担心磕磕碰碰了。”蒋模云说。

漫步箭板古镇

何卡林

是繁华，曾有“三官十一庙”。

我们来到“万寿宫”，这官只有大门和围墙还在，院内只剩下了三大殿的屋基，两边有配殿好几间，大青砖上阴雕刻有“万寿宫”字样，但都只是断垣残壁，墙上爬满了青藤。往前不远处是“禹王宫”。这官虽然只能叫做遗址，但正殿两边墙上巨大的壁画却很是神秘。当地人讲，原来这画一直没人发现，十年前的场大雨，冲掉了墙体表面的涂层，这巨型壁画才露出真容。壁画模糊不清，经仔细辨认加想象，可见画中有街道、官庙和河流，河上还停泊有许多木船，桅杆林立，画面表现的就是箭板古镇。

河边的古码头上，石梯斑斑驳驳，暗红色的滩石一边陡然跌宕河中，使河面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水湾，正好泊船；另一边的石滩伸向河心横亘河上，将龙溪水位抬高了一两米，形成了一个偌大的陡滩。河岸边，吊脚楼紧紧挨挨，参差不齐，根根木柱斜撑着，将吊脚楼楼架顶住，虽零乱，无意间却造就了一种别样的美，成了画家们写生的好地方。河坎上，几棵榕树异常高大。这树如蟠龙，千似虬缠，皮若裂岩，树身长满寄生生物，如一位百老人，拄着长须，斜向河中，构成了一幅极其优美的图画。想

来，早年这古码头一带应该非常

繁华，日用百货，栈房客棧，酒肆饭庄；估计还有票号、镖局和当铺等生民之需，人间烟火，一应俱全。我徘徊在古码头上，环视着这山、这水、这老屋，似乎对箭板当年之所以繁华的原因，理出了一点头绪来：龙溪河从老君山奔流而来，经这里再往前流淌八九公里，就汇入了滔滔岷江。商船只要从岷江拐进龙溪，就可以直达古镇码头，这里就成了通往彝区那条古道的起点，成了远近商品的集散地，远近百姓的油盐场。于是，民间就有了“挑不完的商州，填不满的箭板”的说法。

箭板古镇不但是一个商贸重镇，还是一个古战场，村民口中的“中营盘”“平乱碑”等地名，就是证明。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